

##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棄妻子

鶴夢易醒鸞膠香，（李嘉佑） 溪頭仙子遇裴航。（李林）  
 已成數代異時重，（李項） 白雲一聲春思長。（許談）  
 尋春再至阻心鶴，（錢起） 酒傾玄露醉瑤筋。（木邕）  
 等閑花裏送歸事，（秦滔年） 牽惹春風斷客腸。（韋莊）

昔有一裴航，過藍橋遇一絕色女子，名喚雲英，欲聘為妻。其母曰：「必得玉杵臼乃許之。」其後，裴航尋得玉杵臼，為搗玄霜，遂娶雲英。又有劉晨、阮肇採藥，入天台遇二女子，浣於溪中，遂留伉儷。及至歸家，已數世矣。二人復往天台，路迷不得復入。彼三人所遇者，皆仙女也，可見色欲二字，仙人亦所不免，在人之迷與不迷耳。有詞一首云：

燕爾新婚，宿世之緣已定。妻子好合，仙凡之偶莫逃。彈破紙窗，不隔雙娥之宅；溪流麻飯，能留二士之蹤。既伸繾綣之情，復訂流連之約。而彩雲易散，紫府難留。乍動鄉心，正花落烏啼之會；苦無仙分，忽雲晴雨霽之時。潤水無心，不阻來時之路；天台有淚，還留別去之衣。自此之鶴夢已醒，鸞膠難續。親朋故友，已無一人。城郭丘墟，倏成數代。異時仙子，尚思採藥重來；昔日劉郎，安有尋春再至。阻心子之焚香，怨風燈之若焰。早知如此，等閑花裏送歸；悔不當初，祇合山中偕老。

又如郭汾陽之紅線，董延平之仙姬，織女牛郎，皆是仙姬緣分。如此者書載極多，俱免不得這點色心。若人世幽期，密約月下燈前，鑽穴越牆、私奔暗想，恨不得一時間吞在肚內，那那有佳人送上門的，反推三阻四，懷著一點陰鷲，恐欺上天？見色不迷，安得不為上天所佑乎？正是：

彈破紙窗猶可補，損人陰德最難修。

我朝如陽明先生。父親王華，少年時，在一富家歇宿。其家富有十萬，並無子嗣，姬妾甚多。他見王華青年美貌，將一妾私奔欲他度種。故意留飲留宿，至夜靜，富翁令一美貌愛妾，去陪他歇宿。其妾郝容，恐不好啟齒。富翁寫幾個字兒，與妾帶去，他若問時，將與他看，自然留汝宿也。妾領其命，欣然而直至房前，燈殘未滅，妾將指頭彈門，王華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妾曰：「主人有事相求，開門便知。」王華披衣而起，挑亮殘燈，開門一看，祇見一個青年婦人，往內而走。王華抬頭一看，好一個國色佳人。那婦人進房坐在床上，那一雙小腳，真令人消魂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濯罷蘭湯雲欲飄，橫擔膝上束鮫綃。  
 起來王筍尖尖嫩，放下金蓮步步嬌。  
 蹴罷春風飛彩燕，步殘明月聽瓊簫。  
 幾回宿向鴛衾下，勾到王宮去早朝。就是那點點紅鞋，也有詩為證：  
 幾日深閨繡得成，看來便覺可人情。  
 一灣暖玉凌波小，兩瓣紅蓮落地輕。  
 南陌踏青春有跡，東廂步月夜無聲。

春花又濕蒼苔露，晒向西窗趁晚晴。王華見他坐在床沿上，自己便坐在燈前，問道：「小娘子，主人有何事見教，令娘子夜深到來？」那妾道：「請君猜之。」王華想了一會道：「小娘子有話直說，小生實是難猜。」那妾道：「主人著我求你一件東西。」王華道：「甚麼物件？」那妾向袖中取出那幾個字兒，走過來送與王華。

他向燈下一看，寫的五個字是：「欲覓人間種」。王華會意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即時取筆，寫於末後道：「難欺天上神。」道：「小娘子，已有回字了。請回罷。」那妾起了此心，慾火難禁。況見他青年美質，又是主人著他如此。大了膽，走到身邊摟抱。王華恐亂了主意，往外廂一跑。其妾將燈四照，那裏見他，便睡在他床中。半夜眼也不合，那裏等得他來！至五鼓，嘆一口氣，竟自回了主人。

王華次早不別而行。後來再不在人家歇宿，一意讀書。後來秋闈得意，至成化十六年，辛丑科，聖上修齋設醮，道：士伏地朝天，許久不起來。至未牌方醒。聖上問道：士為何許久方起，道：士奏曰：「臣往天門經過，見迎新狀元，故此遲留。」聖上問：「狀元姓甚名誰？」道：士奏曰：「姓名不知，祇見馬前二面紅旗，上寫一聯曰：

欲覓人間種，難欺天上神。聖上置之不問。後殿試傳臚，王華第一。聖上試之，寫「欲覓人間種。」道：「此一對，卿可對之。」狀元對曰：「難欺天上神。」聖上大悅道：「此二句有何緣故？」王華把富翁妾事，一一奏聞。聖上嘉之。後子王守仁，登二甲進士，為寧王之事，封為新建伯，子孫世襲。其時一點陰鷲，積成萬世榮華。

後來一個吏員，喚作徐希，是直隸江陰人，就參在本縣兵房。忽一日，一個窮人喚名史溫，是江陰縣廿三都當差的；本都有一個史官童，為二丁抽一的事，在金山衛充軍。在籍已絕，行原籍急補。史溫與史官童同姓不親的。里長要去詐些銀子使用，他是窮人，那裏有。里長便卸過來動了呈子，批在兵房。是徐希承應。那史溫急了，來見徐希，要他周全。徐希見他相求，道：「既是同姓不親，與你何干？自當據理動呈，自然幫襯。」史溫謝了歸家，見了妻子道：「好個徐外郎，承他好意，再少也得二兩送他，還須一個東道才好。一時間那裏有這主銀子。」妻子道：「我還有幾件冬衣，且將去解當，也有二三錢，祇好整酒。這送他二兩實是沒有。」史溫看了妻子道：「做你不著，除非如此如此，若還把我夫妻二人解到金山衛中，性命也是難逃。」妻子應承。

到次早，到縣裏動了呈子。接徐希到家坐下，妻子整治已完，擺將出來。二人對飲，徐希已醉辭歸。史溫道：「徐相公，我有薄意送你，在一朋友處借的，約我如今去拿，一來一去，有十里路程。你寬心一坐，好歹等我回來。」說罷把門反叩上，竟自去了。不移時，走出一個婦人來，年紀未上三十歲，且自生得標致。上前道個萬福，驚得徐希慌忙答禮。那婦人笑吟吟走到身邊道：「相公莫怪，我丈夫不是借銀子，因無處措辦，著奴家陪宿一宵，盡一個禮。丈夫避去，今晚不回了。」徐希聽罷，心中不忍聞，立起身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沒有得與我罷了，怎生幹這樣的事？」竟去扯門，見是反扣的，盡力扯脫了扣，開門一闖去了。次早，史溫歸家道：「徐相公去了未曾？」妻子道：「昨晚你轉身，我隨即出來，言語挑他，不肯幹著此事。竟自扯脫了門去了。」史溫道：「

好，今番定要起解了。」忙趕到兵房，他見徐希道：「兄的文書，今早已簽押了，已自絕去了，放心。」再不答話，竟往縣外去了。祇因他一點念頭，後來進京，在工部當差，著實能幹，恰值著九卿舉薦人材，大堂上荐了他，就授了兵部武庫司主事。任部數年，轉至郎中，實心任事，暗練邊防。宣德十九年朝議會推，推他為兵部右侍郎、都察院右簽都御史，巡撫甘肅等處地方，從來三考出身，那有這般顯耀。祇因不犯邪色，直做到二品。有一個對聯：

徐希登二品，商輅中三元。天下第一件陰鷲，是不奸淫婦女的事大。

如今且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，本學一個秀才，姓王名有道，年紀二十五歲了。十五歲入學，二十歲上幫補，學業充足，人有期望的飽學，娶妻孟月華，小他兩歲，又是才貌全兼的一個婦人。他父親孟明時，一個大財主，獨養女兒，十分愛惜，如同掌上明珠。夫妻二人，十分相得。此時三月初的清明節近，孟明時住在湖市新河壩邊是日清明，著人進城接了女婿女兒，往玉泉上墳祭掃。湖船住在昭慶寺前，兩邊都到齊，下了船，撐至徐大河頭。上岸竟至墳上，列下祭禮，男男女女，拜拜扶扶，忙了一會。祇見那日南來北往，祭掃的人絡繹不絕。有賦一篇，單為清明而作：

匆匆時晚，更消風雨幾番；寂寂寒食，惟見梨花數樹。醉易忘老，醒難別春。閑愁不為吹除，佳節豈宜拋擲？爾乃單衣初試，新火乍分。野老壺觴，逐隊也能上塚；農人荷笠，乘時且復燒金。翁仲解言，見興亡之有數；銅駝有恨，識歲序之不居。紙灰隨蝶蝶而飛，麥菊為烏鳥所啄。長秋廣陌，喧傳蹴鞠之郎；綠樹紅樓，困打鞦韆之女。村村插柳，在在聞鶯。非憑花下之歌，酬送杯中物。兒童借問，不知幾個壚頭；糕勝相遺，自是三家村裏。宿雨林香難捨，豪氣鳥語猶嬌。刺夫荒婿，何曾慟哭能開；拂面紅塵，盡是尋芳歸去。正是：

棠梨花底哭聲聞，紙作錢灰伴蝶群。

問卻藍溪先壘在，年年看吊過山墳。

那孟家一班人，吃了午飯，依先往徐大河頭下了船，撐到岳墳湖口住了。男男女女一班兒，走到岳王殿上朝王施禮。前殿穿到後殿，東廊繞過西廊，出了環洞門，又至墳園裏。看了盡忠報國四大字，分屍檜樹兩邊開。又到墳前，看那生鐵鑄成的秦檜，長舌妻跪在地。又往祠堂內看鰲山走馬燈。出了祠外，徐徐的步下船來，重新出了跨紅橋，傍著蘇堤緩緩而行。說不盡遊人似蟻，車馬如雲，穿紅著綠，覓柳尋花，十分有趣。正是：

嬌紅掩映，嫩綠交加。如西子之濃妝，似張郎之年少。兩邊笑臉，總是媚人。數尺柔枝，已堪藏鳥。步步憐香不去，時時帶月來看。院落深沉，閉平陽之舞杖；樓臺彩畫，宴少室之仙妹。而淨不染塵，恍疑出俗。暖風遲日，若稅子之精神；嬌鳥遊蜂，似留穠之歡笑。巧思引來吹笛，曼聲聞是踏歌。固知白晝易消，惟肯坐閑半日。青春最好，決勝千金來降。人意忽逢馬上，墜釵去戀香魂。更就花間秉燭，若待世古無事。難應夏復為春。撲蝶多情，綠樹更聽黃鳥囀；看花不語，白頭非是翠娥憐。

遊之不已，難捨難去。那夕陽西下，眉月東生，未免歸家，須臾到了昭慶寺前。這月華母親張氏，要同女兒回家去住，與女婿說了。王有道說：「去耍了幾日，便回來是了。」王有道進了錢塘門，獨自歸家。孟家一班，竟由松木場到了家。

這孟月華在父母家，生生快活，住了十餘日，不覺三月十五了。天氣悶熱起來，他便想丈夫在家熱悶，單衣在家箱中，鑰匙又在我處，恐怕要穿，一時焦燥起來，未免怨暢著我。忙與母親言著此事，急欲回家。留他不住，張氏說：「你既要回，待我著人叫轎子，抬你回去。」那裏這般樣說，心下捨他不得，非他不去喚人，故意把家人小使呼喚出去，一個也不在家。指望留他再住一日。那月華等得好不煩耐，走進走出，心火不安。他家門口是個船塢，祇見空船回到北關門去的盡多。月華心裏想道：「我便船裏回去，到得門頭，天色已將晚矣。我到家中，進城不過一箭之路。悄悄走到家裏，有何難事？哪裏定要轎抬。」主意定了，自己走出門首，叫了一隻空船，計他五十文船錢，進內與母親說了。張氏要留，再三要去，此日父親又不在家，又無人送，月華祇取鑰匙帶在身邊，衣箱留在娘處，明日拿來便了。張氏祇得送了女兒出門，祇見船中早有兩個女人坐在裏面，他要錢塘門去的，順路搭船。月華見是女人，祇得容他在內，別了母親開船來了。

那新河塘兩岸景致，且是好看，他與那兩個女人說些話兒，那船已過了聖堂隘。祇見天上烏雲四起，將有雨意。看看烏將起來，把船急急就撐，那雨已是撮得著的了。月華見天色沉重得緊，船已將到橋邊。月華想道：「船已到了，此時天色未晚，路上遇著親戚，體面何存。倘然路上著雨，一發不好意思。算來這雨已在頭上的了，此花園門首，盡好避雨。待他落過一陣，料然晴的。想來天黑些也無礙於事。」便交了船錢，別了婦女，竟上岸，走至裏邊花園門首坐下。

那花園還未造定的，裏邊都是木值假山，恐被人竊取封鎖的。門外有一間亭子，以便行人居住，也未有門。他走在亭子之下一看，甚是潔淨，地下鋪的都是石板。便在階沿坐著。祇聽得一聲響，那雨來得好大，扑面吹來。月華把前窗子閉上，好生害怕。事有湊巧，祇見一個年少的書生，也因雨大，一徑跑將進來躲避。原把袖子遮著頭的，一進亭子放下手來。見了，兩下各吃一驚。急欲退出，那雨傾盆一般，進退兩難，祇得施了一禮道：「娘子亦是避雨的麼？」月華答曰：「便是。」那人姓柳名生春，乃仁和縣學秀才，年已二十四歲了，雖然進學，然而學業淺薄，自料不能期望，是日因往湖市探親，見天有雨色急趕來。見雨已大，不能走得上前。見人家有一亭子，一直跑了進來。見有女人在此，心下不安，無可奈何，祇得在階沿上坐下。此時兩個人雙雙坐著，好似土地和夫人，等人祭祀的一般，也覺好笑。

孟月華見天色黑下來了，那雨一陣陣越大得緊，至於風雷閃電，霹靂交加，十分怕人，懊惱之極。早知依了母親，明日回來也罷。如今家下又沒人知，怎生是好？又恐雨再不住，閉了城門，如之奈何。又想到：「這個避雨的人，倘懷著不良之心，一下裏用起強來，喊叫也沒人知道怎脫得身。」又想到：「他是柳下惠轉身，就可保全我了。」心中祇是生疑。又想著拾黃金於道途，逢佳人於幽室，焉有不起心的道理。此時心裏就像是打鼓的一般念念不忘。道罷，或者前世與他有一宿之緣，也索完他罷了。祇是不可與他說出真實姓名便是。等那雨住越發大了，十二分著急，沒奈何穩著心兒坐著。那柳生春把自己道袍脫下，鋪在石板上坐著，便問：「娘子府上住在那裏？」月華見他問及，心下道：「此人舉意了。」故意說：「在城裏，遠得緊哩。」生春道：「城門再停一會將閉了，怎生是好？月華道：「便是。」

那雨漸漸的小了，一時雲開見月。生春把窗子開了，雪亮起來。就聽得河口有人走過，口中道：「又是走得快，略遲一步，也被關在城裏了。」月華與生春俱聽得的，道：「怎麼好。」月華道：「再早晴一刻，也好進城，如今沒奈何，祇得捱到開門，方好進去。」柳生春心下怎不起意，他看過《太上感應篇》的，奸人妻女第一種惡。甚麼要緊，為貪一時之樂，壞了平生心術，便按住了。往亭子外一看，地下雖濕，也好走得。他竟走至河口小解，又想這婦人必然也要解手，我且走到前邊橋上，略坐一坐，待他好看方

便。月華見他走了出去，果然十分要解，東張西望，走出亭子，就到地上，噴將出來。有一首詞兒，單為就地小遺景像曰：

緣楊深鎖誰家院，佳人急走行方便。揭起綺羅裙，露出花心現。沖破綠苔痕，灌地珍珠濺。管不得牆兒外，馬兒上人窺見。

解完了，鎖將起來，自覺鬆爽了許多。又進內靠著南窗愁怨，想道：「這人不見到來，想是去了。見衣服在地，想他必然要來，若得他至誠到底方好。」祇見那人躡將進來道：「娘子，好了，地下已花乾。到開城之時，竟好走了。方纔橋邊豆腐店內起來磨豆，我叩門進去，與他十文錢，浼他家燒了兩碗茶，我已偏用了。小娘子可用了這一杯。」月華謝之不已，生春放在階沿上。月華取來吃了，把碗仍放在地下。生春取了，拿去還他。

月華自言自語：「好一個至誠人，又這般用情，好生感念。」，去了一會，叫道：「小娘子，城門開了，陪你進城去罷。」月華應了一聲，生春取了衣服，穿著好了：「請小娘子先行，小生在後奉陪。」竟像《拜月亭·曠野奇逢》光景。

二人進了城門，月華道：「先生高居何地？」答曰：「登雲橋邊。娘子尊居在於何所？」答曰：「一畝田頭。」生春道：「既然，待小生奉陪到門首便了。」月華道：「恐不是路，不敢勞。」柳生道：「不妨，娘子夜間單身行走，忽然而去，也不放心。」二人過了倉橋，不覺已到門首。月華道：「這邊是也。」連忙叩門，似有人答應一般。生春道：「小娘子告別了。」月華道：「先生且住，待開了門，請到舍下奉茶。」生春道：「不勞了。」一竟走了去。

祇見裏邊答應的，是王有道的妹子，年紀一十八歲，喚名淑英，尚未有親的。那時節家人小使俱睡熟的，他自出來，聽看是何人叩門。祇見月華又叩兩下，淑英又問：「是誰？」月華說：「姑娘，是我。」淑英問：「是嫂嫂麼？」月華道：「正是。」淑英起，開了道：「嫂嫂為何連夜至此？」月華進門，在燈下與姑娘施禮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又問：「哥哥可在家否？」答曰：「他在館中。」月華拴了門，拿了燈進內坐下，道：「小使們為何不起來，倒勞動姑娘。」淑英說：「想都睡熟的，奴聽見叩門起來相問，若是別人，自然他要去開。見是嫂嫂，故此不叫他們了。嫂嫂果是為何這般時候，獨自你回來？必有緣故。」月華說：「有一個人同我來的。我一夜不睡，身子倦極，待我去睡一睡，明日起來，與你細說。」二人各自回房。

月華展開床帳，一骨碌扒上床去，放倒就睡去了。他一靈兒，又夢在亭子中。見本坊土地與手下從人說：「柳生見色不迷，莫大陰鷲，快申文書到城隍司去。」醒來卻是一夢。想曰：「分明說是柳生，不知那人姓柳也不姓柳，也不知是我這一椿事，還是別家的事。」天明走了起來。姑娘進房叫：「嫂嫂起身了，昨夜回來，畢竟為何？」月華道：「姑娘說來好笑，那日天氣熱鬧，我恐哥哥在家要換衣服，一時便要回家。小使叫轎許久不來，我心焦不過，隨喚船來，滿擬到城門邊上岸，走回家罷。船到門頭天色尚早，走進城來，恐遇親鄰不像體面，不如在亭子上少坐，待天色傍晚回家也不打緊。即時上岸，一進亭子，天雨如注。恰好一個少年撞將進來，見他欲待出去，雨似傾盆，祇得上前施禮。初然我還不慌，向後來天黑將起來，十分煩惱。又恐少年輕薄，急也急得死的。向後天晴時節，城門已閉。這番心裏跳將起來十分，又恐那人欲行歹事。誰知一個柳下惠，一毫不苟輕覷。他倒走了出去，直至四更，往做豆腐的人家，又去將錢買茶請我。他把那茶杯至至誠誠，放在地下。後來開了城門，他又送我到門首方去。」

淑英道：「這個人那裏人氏？」答道：「問他說住居登雲橋。」淑英又問：「姓名可知麼？」月華道：「說也可笑，方纔夢睡裏，又在亭子上，見一老者，自稱本坊土地，吩咐手下道：『柳生見色不迷，莫大陰鷲，快申文書往城隍司去。』」淑英道：「這樣姓柳了，莫非是柳下惠的子孫。」二人正在相笑，祇見孟家一個小使，拿了一隻皮箱，一個果品餽饋道：「娘親昨晚正要趕來，倒是娘說此時想已到家了，明日早些去罷。故此五鼓就起來，到得親娘這裏。正要進來，見親娘和姑娘在此說話，我聽見說完了，方敢進來。」月華道：「方纔這些話，作可聽得全麼？」小使道：「親娘上岸，往亭子裏坐。遇見姓柳的，都記得的。」娘道：「出月十五，娘四十歲，親娘曉得的，要接姑娘同去看看戲文，叫我與親娘先說兒聲。」淑英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待我做一雙壽鞋送來。」月華道：「你往廚下吃了水飯，回去拜上爹娘，不須記掛。」小使應聲，廚下去了。

月華治妝已畢，叫人吩咐些餽果，送與丈夫書館中。又作一書云：「母親壽日，可先撰了壽文，好去裱裱，恐臨期誤事。」王有道見書，方纔記得道：「也是不免之事。」晚間就回來宿歇。並不知避雨之事。過了兩日，又到書館坐下。月華一日見天下雨，觸目驚心，做詩一首，以記其事：

前宵雲雨正掀天，拼趕陽臺了宿緣。

深感重生柳下惠，此身幸比玉貞堅。寫罷放在房裏，不曾收拾，卻被淑英看見，袖了回房不題。

不期過了兩日，又是四月中旬到來。王有道回家，打點賀壽禮物，料理齊備。一到十五，夫妻二人清早起來，著小使先將壽禮送去。轎子到了，二人別了淑英上轎。淑英笑道：「嫂嫂，這次不可夜裏回來，恐再不能撞著柳下惠了。」王有道聽見，心下生疑。這話頭十分古怪，欲待要說明白了起身，又恐路遠，暗想道：「也罷，回來問妹子便了。」一竟抬到孟家。

一進門，有這許多婆婆媽媽伺候，為他家收禮，寫回帖子，上帳，忙到下午，方纔上席。散祇是半夜，在丈人家歇了，次日清早，祇別了丈人，竟自回了家。見了淑英道：「妹子，昨日何說嫂嫂這次不可夜裏回來，恐再不能撞著柳下惠了，這話怎麼說起？」淑英說：「原來哥哥還不知道，就是三月十五夜裏，避雨回家這一件事。」有道說：「妹子，嫂嫂不曾與我說來，你可仔細為我言之。」淑英道：「那日嫂嫂急欲回來，沒有轎子，僱船未的。到了門頭，天色尚早，恐撞見熟人，壞了體面。上岸在花園門外亭子上坐。不期天雨得緊，有一男人也到亭中避雨。嫂嫂急欲進城，雨又不住，城門又閉。不得已，權在亭中。原來那人是個好人，須與天晴，他往別處去了。後來五更嫂嫂回來，上床去睡，又夢見往亭子上去，見土地說他見色不迷，申文往城隍司去，道他姓柳，住在登雲橋。」王有道不聽這一番話也罷，見說：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罵道：「不賢淫婦，原來如此無恥，我怎生容得！焉有孤男寡女共於幽室，況黑夜之中，不起奸淫的道理！」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除非休了，免他一死。」淑英道：「哥哥，不要差了主意。嫂嫂實不曾有此事。不信之時，嫂嫂有詩一首，現寫著心事。」即時往房裏取了出來，遞與哥哥。有道看罷，道：「他在你面上說出心事，恐你疑心，故意做這等洗心詩兒。你看看，拼赴陽臺了宿緣，還是自己要他如此，醜露盡矣，不須為他遮蓋。我決要休他。」淑英下淚：「哥哥不可造次，你改日再問嫂嫂，說個明白，便知涇渭。」有道怒沖沖竟到館中去了。

到次日，寫了一封書，著家人拿了，送與孟老爹親手開拆。家人一自拿到孟家，送與孟鳴時親手拆開，也不說些別話，祇有四句詩，寫道：

瓜田李下自坐嫌，拼向郵亭一夜眠。

七出之條難漏網，另慳改嫁別無言。後寫：王有道休妻孟月華。某年四月十六日離照，又畫一個花押。為時一看，不知真意。女

兒為何有離書。月華流淚不言。張氏道：「就是三月十五冒雨回去這一節事，不知為何女婿作此薄情之事。」孟鳴時道：「原來為此，又無暇玷，何必如此。」道：「兒，你不須愁悶，想歷久事明，再冷落幾日，待我與他講個明白罷了。」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

且說柳生春自從那日回家，埋頭窗下，其年正當大比。宗師發牌科考，縣中取了送在府間，倒也摸了一名。六月間，又得宗師錄取一名科舉，意出望外。從此準備進場之事。不移時頭場將近，因喪了妻子，無人料理，止得一房家人媳婦，又不在行，祇得自己備下進場之物。到初八日黃昏，正要進貢院唱名搜簡，不想家人天吉一時沙子發起來，業已死了。生春兩難之間道：「且把他權放在床，待我出場來殯葬他罷。」媳婦祇得從命。

恰好到得貢院中，先點杭州府。柳生春初進科場，家中死了天吉，心下慌忙之際，一塊墨已失了。心慌撩亂，尋了一回，那裏追尋。祇得回到號房坐下，悶悶不已。忽見前墨已在面前，心下驚異。天明，題目有了，他初然又難下手。須臾，若有神助，信筆而寫，草草完了。到三鼓放出貢院。到家叩門，祇見天吉在床上一骨碌扒起來開門，驚得妻子喊叫。生春一見天吉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活了麼？」天吉道：「小人原不曾死，是在先老相公來喚我進場。說相公今年三月十五夜，不犯女色，土地申文到城隍司，即時上表於玉帝之前。玉帝即喚杭州夜遊神，問道果有其事。現今王有道妻子孟月華夫妻離異。玉帝聞奏，即查鄉榜中有海寧孫秀才，前月奸一寡婦，理當革削，將相公補中上去，是第七十一名。相公的墨失在明遠樓下，是小人尋來與相公的。還有許多說話，那今科該中的，祖宗執紅旗進場，上書第幾名帖。出場的是黑旗，先插在舉子屋上。插白旗的都是副榜，餘者沒有旗的。」

生春聽罷，不犯女色，滿心歡喜，恐文章不得意，又未知怎的。打發了監軍，次日往一畝田一訪，果然叫做王有道妻子名孟月華。嗟嘆幾聲，且再處著走了回來。

剛剛三場已畢，那柳生春卷子張字十一房，落在易一房，是湖廣聘來的。推官名喚申高，他逐卷細心認取，恐有遺珠。三復看閱，柳生春卷子早落孫山之外矣。四百名卷子取得三十六卷。將三十六卷，又加意細看。存下二十四卷，仔細窮研，取定十四卷。正待封送，祇見張字十一號一卷，是不取的，不知怎生渾在十四卷內。推官看見，吃了一驚道：「自不小心，怎生把落卷都渾在此間。」親手丟在地下道：「再仔細一看，不要還有差錯。」一卷一卷重新看過，數來又是十五卷，這張字十一號又在裏邊。想道：「我方纔親丟在地，怎生又在其間。冥冥之中，必有鬼神。展開再看，實是難以圈批。不得已，淡淡加些評語，送到京考房去。然後二三房未免也要批圈。送去時後放榜，張字十一號竟中了第七十一名。王有道也是易一房的門生，中第十一名。」

那報子往各家報過，未免搜尋親戚人家。孟鳴時家裏報得好不鬧熱，不知孟月華看見，反在房中痛哭。怨恨那日不回家去也罷，著甚來由，一個夫人送與別人做了。便提毫筆寫曰：

新紅染袖啼痕溜，憶昔年時奉箕帚。  
如茶衣垢同苦卒，富貴貧窮期白首。  
朱顏祇為窮愁枯，破憂作笑為君娛。  
無端忽作莫須有，將我番然暗地休。  
散同覆水那足道：有眉翠結那堪掃。  
自悔當年嫁薄情，今日番成難自保。  
水流落花雨紛紛，不敢怨君還祝君。  
今日洋洋初得意，未知還念舊釵裙。

又曰：

去燕有歸期，去婦長別離。  
妾有堂堂夫，夫心竟爾疑。  
撇棄歸娘家，在家欲何之。  
有聲空嗚咽，有淚空漣面：  
百病皆有藥，此病諒難醫。  
丈夫心反覆，曾不記當時。  
山盟並海誓，瞬息且推移。  
吁嗟一女子，方寸有天知。

且說那些新中的舉人舊規，先要見房師，即時參謁。申推官的門子，寫了七個舉人的名姓，在那邊尋來尋去，這般問。一時間問著了柳家天吉。那門子領到三司廳裏，同年各各相認，內中杭州兩名，嘉興兩名，湖州一名，紹興一名，金華一名，齊齊七個舉人。門子引進至公堂，再到易一房，一齊進來參拜。

申嵩留他坐下道：「好七位賢契，俱有抱負，都是皇家柱石。內中那一位是柳賢契？」柳生春打躬道：「是門生，」申嵩把他仔細一看，道：「賢契，你有何陰騭之事，可為我言之。」柳生春心下已知王有道中了，要使他夫妻完聚，故意妝點孟月華許多好處：「念門生德薄才庸，蒙老師山斗之恩提挈孤寒，並沒一點陰騭。」申嵩道：「不瞞賢契說，佳卷已失親於子矣。不知怎麼又在面前，如此者三次，著無莫大陰騭，焉有鬼神如此鄭重乎。」生春道：「門生自小奉尊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內中如淫漁色是第一件罪過。門生凜凜尊從。今春三月十五晚，避雨於武林門外亭子中間。不期進去，先有一婦在內。彼時門生欲出，則大雨傾盆，欲進，則婦人悲惋。那雨又大，加以風雷之猛，後來略住而城門已閉。婦人乘濕欲行，彼時門生想道他是個女流，因門生有礙，故此趁濕而行，心實不安。其時門生去了，後不知其婦如何。」王有道忙向柳生春道：「年兄知他姓甚名誰？」柳生道：「男女之間不便啟齒，怎好問得。」王有道忙對申嵩道：「老師，避雨之婦，正是門生之妻。」眾人愕然道：「若果有此事，在柳年兄這也難行。」王有道說：「後來門生知道疑為莫須有，四月間棄了。」申嵩聽見：「賢契差矣，方纔柳生之言，出於無心，話是實的。何辜屈陷貞姬，令人聞之酸鼻。」柳生道：「不知就是年嫂，多有得罪了。在弟原無意欲為之心，莫須有三字何能服天下。」那五位同年道：「年兄快整鸞鳳，速速請回。真有負荊之罪了。」柳生道：「年兄赴過鹿鳴，弟當同往迎取年嫂完聚。」申嵩道：「王生，你得意之時，不宜休棄貞潔糟糠。速宜請歸。」王有道說：「老師與年兄見教，領命是了。」祇聽得按院著承差催請各舉子，齊赴赴宴。申嵩拱一拱手，各人齊上明倫堂，掛紅吃酒。怎見得？有集詩一首為證：

天香分下殿西頭，（華元旦）獨許君家孰與儔。（萬得躬）

月裏仙姝光皎皎，（李郢）人間清影夜悠悠。（劉基）

九霄香沁金莖露，（於武陵）八月涼生玉宇秋。（黃潛）

約我廣寒探兔窟，（汪水雲）凌雲高步上瀛洲。（杜常）

祇見這九十名新舉人，上馬拔靴，揚眉吐氣，一個個往大街迎到布政司赴鹿鳴宴。王有道與柳生春二人，敬了兩主考並察院房師的酒，竟自先回了。同出武陵門外，往新河壩。二人並轡而行，竟到孟家。鳴時吃了一驚，見是女婿，道聲：「恭喜了，祇是屈害小女。」柳生春道：「老先生不須說，令愛之事，已與令婿講明了。同避雨的，就是學生，今特奉迎令愛。」孟鳴時見說，忙忙進內，與月華說知。月華見說：「既是那生在此，正好觀面講明，免玷清白。」竟走出來。柳生上前作揖：「年嫂不必提起。」王有道上前施禮道：「我一時狐疑，未免如此。已見心跡，特爾親迎。」月華便不開言。張氏勸女兒同去。於是孟鳴時夫妻兩口，並女兒三乘轎子同行。兩舉人依先迎進城來。

到了王家，下馬進去時，親友擺下酒筵作賀。柳生告回，有道說：「年兄同飲三杯。意欲留此盡歡，恐年嫂等久。」柳生道：「小弟寒荊，棄世久矣。」有道驚問：「幾時續弦？」柳生道：「尚無媒妁。」有道說：「小弟有妹淑英，今年十八。年兄不棄，以奉箕帚如何？」孟鳴時見說道：「好得緊，小弟為媒。」月華聽見，說：「今日黃道：酒席親友俱在，待我與姑娘穿戴。」親友一齊歡喜。柳生春一點陰鷲，報他一日雙喜。須臾賓相贊禮，夫妻二人真個郎才女貌，正是：

晚上洞房花燭夜，早間金榜掛名時。

還虧久旱逢甘雨，方得他鄉遇故知。

《太上感應篇》益德盛矣乎！柳生若不信心，則避雨之亭，已作行雲之臺。天使王有道棄不日，無辜柳生春求名，安能有報？破鏡重圓，斷弦喜續，若非陰鷲，烏能有此大美哉！所謂陰鷲關天，事非菲細。若行數善，容顏改變，則陰鷲之紋，現於面也。

有云：「錢可通神。雖錢可通神，謀事而成事，全在天也。陰鷲錢財，相為表裏。有錢財而無陰鷲，作事似舟無水，行而不能通達。有陰鷲而無錢財，謀為則若有神助，無往不利。餘演二十四傳，非導欲宣淫，實引邪歸正，普存陰鷲，受福無量。凡人一切事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乃天地間寧尊活佛也。其福豈淺鮮哉！

總評：

天下最易動人者莫如色。然敗人德行損己福命者，亦莫如色。奈世人見色迷心，日逐貪淫，而不知省。孰知禍淫福善，天神其鑒。故王華逢媾不惑，遂登雁塔之首；徐希見色疾避，屢擢烏臺之尊；柳生逢嬌不亂，卒補科名之錄。若彼奸淫無狀者，其敗亡慘毒之禍，又易可勝道哉。古云：諸惡淫為首，百行孝為先。觀者宜自警焉。

[返回 >> 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